

## 开幕式致辞

■许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会长)

尊敬的全(山石)老师,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领导,艺术界的朋友:今天在这里,我想以梅尔尼科夫的小朋友的身份来讲这一段话,我想梅尔尼科夫肯定是我们导师,因为他是全老师的老师,所以他是我们无可争议的导师。

同时,他又是我们的偶像。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从当时的《美术》里,最早看到了梅尔尼科夫的作品,已经深深地感动。后来又偷偷在《星火》上看到了他的《西班牙战歌》三联画(取材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三连画《科尔多瓦的十字架》《马德里的一场斗牛》和《加西亚·洛尔卡之死》,多称《西班牙组画》《西班牙三联画》等),见第一面起,它就深深地映入了我的脑海。那个像钉子一样升起来的斗牛士,那个洛尔迦,西班牙著名的诗人,他被枪打中,像一个折叠起来的机器一样,“砰”,那样的描绘深深地令我感动。洛尔迦,西班牙的内战是因为他而真正地点燃。所以,他(梅尔尼科夫)的画向我们诉说了绘画的崇高性,这种崇高性深深地养育了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画重大题材绘画,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腾然升起的崇高感,它的来源之一就在这儿。他的《惜别》(1975年),母子在车站告别,那个母亲的形象,跨越了国界,跨越了时代,栩栩如生,在任何时代、任何种族、任何儿子的面前,那样一个母亲的形象,尤难忘却。所以,是这样一个偶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影响中国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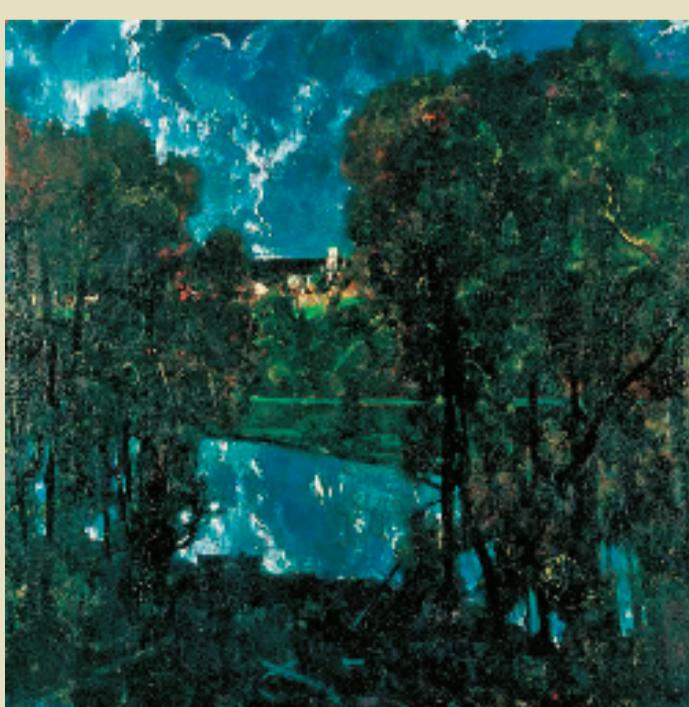
第三,梅尔尼科夫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会闪过很多伟大的形象、伟大的绘画,梅尔尼科夫的语言、梅尔尼科夫的绘画,是这闪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我们作为全老师的学生,我记得我们画《南京》(《1937.12.南京》,又名《残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作者:许江 孙景刚 崔小冬 邬大勇)的时候,孙景刚从一开始就把西班牙组画钉在黑板上,那种血洗的历史,我们希望它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前年我们画“五四运动”(《红潮——五四运动》,作者:许江、孙景刚、邬大勇),我们又把老先生的《亚非拉走在一起》拿出来,不是原作,是草图,因为我们觉得那张草图的用笔,可能给我们更大的帮助,我们就是想能够把那个草图的用笔用到我们的绘画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当中,他始终在和我们对话,始终用他的语言在鞭策着我们。

这个展厅里展示了他的这么多画,我没有想到,因为梅先生的绘画语言,那种灿烂的颜色,那种灿烂的笔调,那白杨树,风吹沙沙响,它的后面是湛蓝的天空,它的边上是翠绿的河流,这样一种生活,这样一种阳光,它始终浸在我们的心中,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画我们看到(感觉)熟悉,因为梅先生的语言我们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又(感觉)新鲜,因为每一张画都像新的一样,只若初见。所以当时看了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学生们都不够努力,跟他比差得太远,真的是一比自己觉得惭愧,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努力,但跟他比,我还是差得远。所以我刚才迫不及待地跟何红舟讲,我们绘画学院要有速写奖,要有插图奖,每一年颁奖,每一年对学生展开评比。

回忆总是深情和漫长的。我现在回过头来讲是梅尔尼科夫的小朋友,为什么说是小朋友,现在人们常说,“我是听某某的歌长大的”,“我是看着这个电影长大的”,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是看着他的画长大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小朋友。

感谢全老师,也感谢上海的、包括中国的收藏界,能够把梅先生这么多画集中在这里,这些画不仅唤起了我们对梅先生的无限怀念,也唤起了我们对自己的绘画童年的无限眷恋,也点燃了我们对绘画这个不朽的人类文明,它可能有的崇高和力量展开无尽的怀想。谢谢大家。

(施涵予据现场录音整理)



梅尔尼科夫

雷雨

205×205cm 1978年  
布面油画

陈俭民藏

大师之路  
——梅尔尼科夫作品风格赏析

■韩静(博士)



梅尔尼科夫 树丛 55×77cm 布面油画 1973年 杨定国藏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梅尔尼科夫是苏联现实主义绘画与学院美术教育的杰出代表,他的艺术生涯贯穿整个苏俄美术的转型期,是当时世界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思潮中一位重要人物,更对中国油画教学和绘画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纵观其一生,其作品主要风格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纪念性历史绘画

历史画在西方油画等级制度中一直是第一位,自文艺复兴伊始就占据主导地位。而俄罗斯艺术扎根于民族土壤,东正教及其文化背景,加之国家饱受战争摧残,人民长期的艰苦生存环境,造就了俄罗斯艺术的深沉浑厚、悲怆静穆;这在梅尔尼科夫早年的历史绘画中最为典型。

卫国战争时期,作为学生的梅尔尼科夫随列宾美术学院撤到后方以保存文化精英力量。战争取得艰难胜利后,亲历生死的梅尔尼科夫心中充满对战争的控诉和对人民的巨大悲悯,他于1946年的毕业创作《波罗的海军人的誓言》,表达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英勇不屈的精神。阴郁的天空、黑白灰的压缩色调,是对列宁格勒乃至全苏联死难同胞的悼念。在艺术手法上,梅尔尼科夫将纪念碑式的形式语言表现在绘画中,探求现代意识和绘画传统的统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他的艺术创作生涯的成功开端,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也许苏联人民并不一定完全走出了战争的阴影、修复了战争的创伤,但人们需要振作起来,心怀欢悦面向未来。加之在卫国战争时期牺牲的两千万人中,几乎全部是青年男子,绝大多数女性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丈夫或恋人;但正是她们以坚韧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重建了家园,因此梅尔尼科夫创作了以女性为主角的《在和平的田野上》。依旧是压低地平线的构图和视角,色彩明亮、欢快,充满强烈生活气息,是一首对人民、和平和大地之美的赞歌。

197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梅尔尼科夫的又一幅大型主题性绘画《告别》诞生了。此时,战争的伤疤已经渐渐愈合,梅尔尼科夫有意识地让人物脱掉了军帽,弱化了红军的形象,却着力表现母亲那期待的眼神。这深深触动人们内心的眼神,不再只属于俄罗斯民族,而是人类母亲的目光。母爱的伤痛是人类的伤痛,她呼唤全世界永远和平。《告别》是在梅尔尼科夫的艺术道路上又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它超越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苏联国家精神,开始关注和表现人类的共性,即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人类共有的内在情感。

1979年,经过4年的创作,梅尔尼科夫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创作了一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作品——《西班牙三联画》,包括《马德里的一场斗牛》、《科瓦多尔的十字架》和《加西亚·洛尔迦之死》,画家用敏锐、绝望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永恒的主题:背叛与爱,生与死,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复活。梅尔尼科夫为什么突然选择了一个外国的题材?而且在苏联时期的主旋律绘画中第一次出现了十字架的形象。这位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被枪杀的时间——1936年,正是苏联“肃反”扩大的高潮,斯大林时期的“肃反”给包括梅尔尼科夫在内的苏联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三联画之一的《马德里的一场斗牛》可能更蕴含了深刻的内涵。红色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党和人民政权的象征,梅尔尼科夫用整个红色做背景,除了追求形式感之外,应更有其内在的象征性。梅尔尼科夫曾这样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洛尔迦,而是残酷枪杀善良的野蛮行为,因为我不是在记录历史。”从这里可以看出梅尔尼科夫并不想把作品的内涵集中在一个事件上,而是对人类广泛杀戮行为的控诉。1979年,正值勃列日涅夫领导的最后几年,苏联社会还笼罩在表面的繁荣和集权政体之下,但内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加之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政策的批判,知识分子层面已经暗自涌动着反思的浪潮。梅尔尼科夫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作了《西班牙三联画》,这也是苏联美术史中最早的反思性创作之一。

(下转4版)